

● 成茂林 著

遗恨



● 歷史與文學 ●
陳冠中小說

遺恨



遗恨

●成茂林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遗 恨

成茂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9 3/8 插页2 字数179,000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00

ISBN 7-5306-1000-7/I·911

定价: 5.40元

谨以此书献给纯朴厚道、乐于奉献
的太行山人，献给哺育我、关怀我、鼓
励我成长的父老乡亲和朋友。愿作小草，
牢牢扎根于太行山区贫瘠的泥土之中，
与太行山人同呼吸，共命运！

目 录

漩涡·····	1
遗恨·····	54
三请老憨·····	106
老万奇遇记·····	121
邻居·····	142
悔·····	153
了却心事·····	168
冤家·····	179
两家人的故事·····	203
钥匙·····	224
河神庙·····	247
后记·····	292

漩 涡

人生是不安定的航海。

——莎士比亚

岁月流逝，人世沧桑。多少往事如烟如云如雾，渐渐在我脑海中淡漠、遗忘。唯有那段经历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，奉献给读者。

一

我十八岁那年碰到了好运气。那会儿，学大寨正红火。班主任老师说校长找我。校长见了我又两眼眯成了一条线，兴奋地说：“小张，你们这个班有出路了，企事业单位全要了。你，先到公社走一趟，找一下老梁主任。”

老梁主任，卧龙镇人并不陌生。大跃进时就在这儿干公社书记，后来提到县里当部长，挺倔、挺硬、厉害得很哪！五十年代大深翻时，他组织起过号称万人的深翻大军，搭起擂台和川原

镇夺红旗，大战十昼夜不分胜负；六十年代发大水，他指挥抢洪救灾，雨中奋战七昼夜大获全胜，登过省报。这期间他也整过不少人，撤过人的职，降过人的级，炒过人的豆（一种把人放在人群中推来推去的野蛮斗争形式）。当然在“文革”那年月，他也没少被人整过，什么游斗、喷气式全尝了。重回卧龙镇当第三把手据说是让他立功赎“罪”。可卧龙镇的山民不那么看。他毕竟是个能和群众一身泥一身汗滚在一起的十六级干部。

到公社后很简单。老梁主任叼着长长的一支烟（他总爱把两支接起来抽），滴溜下眼珠儿从老花镜片下面向我投来两道威严的光，坐在办公桌后连屁股都没挪一下，说了句：“自传写得不错，你找行政刘秘书去吧。”事情就算定了。

刘秘书是卧龙镇的“四朝元老”，建公社至今没移过位儿，此地的山川地貌、风土人情无不通晓，人称“元老”。他瘦小精悍，笑容可掬，见了我就让坐儿，然后拉家常，说认识我爸，再就拉起没大没小的耍话来：“哟，十八？不小了，也得对个象了。我和你爸说说，赶快给你找个窝儿。我象你这么大，孩儿早挂在他妈奶头上了。”拉熟了后才书归正传：“领导定了，让你

来当打字员。咱们卧龙镇可是县上的大镇，上边领导三天两头来。这不是，前任路线不对，全换了。现在的一、二、三把手全是新官上任，你注意着点儿，往后学得腿勤点儿，手勤点儿，嘴勤点儿，还得眼活点儿。好好干，年轻人有前途，不象我这老拙无能。你来前的打字员不就是提到川原镇任团委书记了吗？”一席话，说得我浑身热乎，那天晚上没睡好觉。

二

那会儿房子紧。先治坡后治窝。公社三十多个干部全挤在一所古庙里。飞檐斗拱，雕梁画柱，倒也气派。抗日，打老蒋，斗地主，直到公社化，区政府、管委会、革委会，换牌子不换地方，算是卧龙镇两万臣民的指挥中心。我和武装干事马大个住在一个套间。他足有一米八，穿戴不是太讲究，袖子外遮不住里，裤子吊在半腿上，很健谈，出口就是顺口溜。他说：“高个不算富，多穿二尺布。”我说：“我低也不富。”他又说：“低个儿不算富，多磨一颗肚。”我问他多大了。他说：“年已二十五，裤裆烂了无人补。”我俩一会儿就谈热火了。听口气，他生活较困窘，谈了个对象在县上当合同工。人家隔壁

二秘书，不出公社大院，就让电话员梅梅看了。据说正在火候儿上。关键是看这回能不能转正。我这才知道二秘书是绰号，不是正式党委秘书。

晚饭后有人敲门，进来个小五十岁的粗短胖子。马大个儿给我介绍：“这是赵特派，专抓头等大事的。”头等大事，当时谁也能理解是指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。赵特派听了马大个儿的恭维，反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那顶屁用！快退休了，还不是老三十四块五？”说罢，又拍着大个的脊背，“我说老弟，咱这人，说归说，干归干，工作没掺过啥假。今晚看来是头儿们上县不回来了，咱也忙中偷闲，来两盘‘五十K’。”

马大个犹豫着，推说人不够，将老赵：“你要能动员起二秘书，我也去。”

老赵毫无信心，说：“老弟呀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人家二秘书正是啥时候，还怕影响了提拔哩！我去找‘元老’，你带上小张。”说着就去刘秘书那儿了。

我初来乍到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敢贸然上场。

马大个说：“上就上吧，瞎玩一会儿。赵特派打扑克有瘾，不要扫他的兴。”

说着，赵特派又进来了，二话不说，拉上我俩就走，还抱怨：“年轻人慢慢腾腾，没个虎劲儿。我象你们这么大，不是吹，打听打听！智取还乡团，活捉鬼三郎，黑夜哪睡过个囫囵觉？”

一提“活捉鬼三郎”，我在《民兵斗争故事》里读过，没想到这个黑矮胖子就是想象过的英雄，就非缠着赵特派讲讲。

赵特派象哄孩子似的，连连说：“慢着慢着，斗争故事一肚哩，我要不是没文化，哼，南下时就当县太爷啦。今晚上你好好和咱打扑克，闲下来给你来个布袋倒西瓜，让你耳朵过过瘾。”

赵特派只会打千分。我就和他配对家。马大个配上了“元老”。

“元老”和赵特派看起来是老对手，一上场就将军：“老赵，我们赢你如囊中取物，今儿输了，就非从我胯下爬过不可！”

赵特派嘴也不示弱：“元老，你猴吹！我赢你好比裤筒抓球，手去拳来。”

马大个儿调和着：“牛皮不靠吹，火车不靠推。青石打沙石，来个石（实）打石（实）。开牌！”

开场了。头两盘我们牌不顺，老赵急得眼珠

瞪得老大，站起来骂着：“他娘的，好牌都去猴子那里了。”

他越急越骂，“元老”越刺他：“坐下慢慢打吧，又不输房输地输老婆。顶多往下面爬几遭。我没说你不行，看，咱又来了张大鬼。”

赵特派真以为他有“心中想”，气得一声不吭，直把扑克搓得刷刷响。

“元老”正洋洋得意时，没想我给他来了个一把甩，扣底了。分数一下超上来。

“遗憾，遗憾！羊壕翻船了！”“元老”连连叫着，“没想到年轻人还有这两下子。大个，加把油，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哪！”

“三坐不如一底”。比分我们暂时领先。

赵特派也高兴得晃起头来，口中不由哼出一句时兴的样板戏：“这个娘们儿不简单——”

场上顿时活跃了起来。“元老”故意吓唬着：“老赵呀，你可不能歪曲样板戏？”

“咋？咋？”赵特派对阶级斗争很敏感。

“你问问大个儿这句该咋唱？”“元老”说，“明明是‘这个女人不寻常’么！”

赵特派慌忙笑着：“错了？错了就改。他娘的，娘们儿、女人一球样儿。来来来，开牌。”

……

两千分，一比一平。第三千，大个儿说啥也不打了，推说加班写材料。我也顺水推舟，跟着出来。

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，外间还是洗衣声，马大个仍没睡。我想，他可真辛苦，是得找个媳妇。

三

电铃催了三遍，仍没人去吃早饭。厨房郭师傅抓着光脑勺唠唠叨叨：“领导在是一个样，领导不在又是一个样，黑夜不睡，清早不起，光想吃面，不想吃米，这能学了大寨？”

好容易开饭了。“元老”、赵特派坐上座，二秘书、马大个坐下座。农机员、林业员、线务员、抽借的闲杂人员随地蹲。我这才发现二秘书不过二十五、六岁，阔脸短发，挺精神。我坐也不是蹲也不是，就在门里立着。电话员梅梅翘着两条小辫儿，扭动着腰肢轻盈地走来，见屋里满是人，就给二秘书送了汪秋波，端上饭去屋外边了。二秘书推说屋里热，也出去了。“元老”向大伙做了个鬼脸，众人心领神会。看样子梅梅年龄比我大一点。白皙脸蛋微红，眼睛活泼得滴溜溜转。一件绿军衣遮住了她动人的曲线和平静

起伏的胸脯，却掩不住她的青春风韵，自然，在这青一色的男人中有点诱惑力。饭场上很活跃，奇闻轶事都传，象个全镇新闻中心。马大个先来了个顺口溜。他下乡发现瓮村人很会使用劳力，就编了段：“瓮村粉房四大拐，大宝、三肉和小才，余下一个不太拐，走起路来屁股歪。”说得大伙哈哈笑。接下来“元老”又报节目：“现在有赵特派清唱《沙家浜》选段——‘这个娘们……’”话没说完，外边一阵汽车马达响，进而是“咳咳”的咳嗽声。

“申书记回来了！”二秘书在外叫了一声，放下碗就跑了去：“小张，你还吃啥饭？快来，看申书记有啥事？”

我慌慌张张地跑去。果然是本镇的第一副书记回来了。据说，他是刚从公社武装部长提任的，上进心很强。因为党委钟书记原是瓮村支书，是个和陈永贵在一块开过会的劳动模范，三条牛腿办起合作社，上过京，见过毛主席，牌子硬，当了书记后又坐不惯机关，除了开党委会，一般是住在村子里。于是申书记成了卧龙镇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勤勤恳恳处理日常事务，既得小心谨慎地处好和劳模一把手的关系，保住瓮村这面全县学大寨的红旗，又得兼顾和原来的老上

级、三把手老梁主任的关系，调动起老干部的积极性。所以，任务压头就着急，咳嗽成了他在公社大院里的信号。

二秘书跑去以后，让我赶快给申书记端饭。申书记说：“饭吃了。我先回来一步是安排开会，随后党委领导们就都回来了。你们先收拾大会议室，通知各村支部书记开会，谁也不能请假。中午灶上做一顿饭。”二秘书正要走，申书记又把他叫回来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让梅梅把党委会那间屋拾掇一下，党委崔秘书今天要来。你把那摊摊工作抽空也向他交待一下。”

二秘书听了一愣，随之又马上镇静下来，勉强笑着说：“这回可好啦，咱镇里事多人少，实在忙不过来。”

厨房一阵忙乱。饭场上的人早各忙其事，溜之大吉了。二秘书派我在厨房帮厨，让中午吃油馍。一切俱备，就是找不着花椒盐。郭师傅急了一头汗，嘟哝着：“这他娘的怪呀，昨天晌午这花椒盐碗我还见放在厨柜里，怎么一夜就插上翅膀了？”我见郭师傅着急得没法，恨自己不能象变戏法那样给他来个空中取碗，猛然想起在学校里常有人吃不饱，晚上到厨房偷吃玉面馍、调料之类，就建议说：“会不会是晚上谁偷走

了？”“哪会哪会？老鼠不吃它，人偷也不偷那不值钱货！”这时“元老”在外叫起来，“郭师傅——，你这花椒盐碗在马大个的窗台上呢！”郭师傅起初不信，等我取来一看，不错，只是花椒盐几乎没有了。他就呼马大个。马大个慌慌张张跑来，连声道歉：“啊呀，我，我以为是圪渣碱（早先农民用它洗衣服）。昨天晚上那衣服怎么漂了几遍，水都是混浊的。”

郭师傅哭笑不得。

四

上午开会。会议室是古庙的正殿改建的。主席台的位置并列放着从老财那里斗出来的三张八仙桌。下边摆着两排长靠背椅。百十人开会不算拥挤。书记老钟头上裹条白毛巾，腰间系条黑腰带，典型的北方农民装束，虽坐在八仙桌正中，却没一点架子，右脚摆脱了鞋子的束缚，提起来放在椅子上，两手很自然地抠摸着脚趾头，不断和坐在靠背椅上的支部书记们说话。他的左边是申书记，在不停地写着什么；右边是老梁主任，蛮有滋味地抽着刚接起来一支烟，象在凝神思考。其它的党委委员围桌而坐，等待会议的开场白。新任崔秘书坐在一个桌角，表情有点拘

谨。

“开会了。”申书记和钟劳模打个招呼后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报告。

我里一趟外一趟地忙着向会议室递水。那报告确实不短，好象是一直在强调着一个严肃的主题：学不学大寨是个路线问题。“一年不行，二年不行，三年行不行？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？”口气咄咄逼人，恨不能一个早上叫粮食亩产达纲、过河、跨江。

听报告的支书们，一个个象身背重负的登山运动员，静静地很少有戏言。

吃午饭时，听别人议论：县上有了新精神，今冬明春要大干一场，建设大寨式县。

下午是老梁主任作具体安排。什么东边米粮仓，西边花果山，北岭牛羊肥，南川赛江南……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好远景把大家鼓得热血沸腾。随后就是台下人表态。农村支书们先表，机关、厂矿、学校的头儿们跟着上，一个不漏。农业学大寨，人人作贡献。一个比一个干劲大，一个比一个口号喊得高。初接触那场面，基层干部的胆子不能不令你佩服。

最后该劳模钟书记讲了。他并不谦让。站起来清清嗓子，把准备好的那几句话 撂了出来：